

計馬木新

華爾夫著

蕭三譯



文林出版社



計馬木新

——四幕——

蕭三譯

文林出版社

計馬木新

每冊四元七角

著作者：FRIDRICH WOLF

翻譯者：蕭 三

發行人：方 學 武

出版者：文 林 出 版 社

重慶冉家巷十三號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七月初版

C1-4000

登場人物

路克維特 Rukhit —— 製彈廠工房主任，後從軍官。

奧勒 Wulle —— 毒瓦斯工房特務員，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作過營長。

奧勒太太 —— 他的老婆。

希爾達 Xilda —— 他的女兒，青年女工。

棕雙兒 —— 他的女兒的兒子。

老麥爾茲 Mers —— 工人，過去是社會民主黨人，戰

爭期間是失業者。

卡爾 Karl —— 他的兒子，青年工人。

莉莉 Nelli —— 他的女兒，青年女工。

哈力 Xarrier —— 希爾達青年團特務員，~~第一次世界大戰時~~

魏里 Willi —— 青年工人，衝鋒隊員。

彼得 Peter —— 青年工人，密特勒青年團員。

阿列克斯 Aleks —— 青年工人。

保爾 Paul —— 青年工人。

艾瑪 Emmy —— 青年女工。

—— 們，衝鋒隊員們。

秘密警察總的偵察員。

“腳跡” “母雞” —— 偵探。

第一幕

第一景 工 廠 裏

製彈廠。瓦斯手榴彈製備房。地下室，鐵甲的天花板。台上海盤一架大輪帶機，輪帶往左轉動。機器旁邊站着男女工人，（都是十七歲——二十歲的小夥子）——希爾達，安尼，蘇麗，魏里，卡爾，彼得和阿列克斯。青年女工們往手榴彈下米提提炸物，~~來青~~男工們則用蜡塗封小玻璃（罐）兒，并把彈藥筒疊到它們上面去。大輪帶機的左邊盡頭立着哈力——衝鋒隊小隊長。在工廠裏他是“青年特探長”。他的責任是彈藥筒的初步檢查和擲彈筒的旋鈕。

每隔一定時候作射光信號，通知，叫向大輪帶機器上交過這樣或那樣的組成部份來，這些東西用字母標記着：例如，三十件爲“А”，十件爲“В”等等。

魏里：一點鐘下，~~希爾達~~

希爾達：快吃飯啦。

魏里：今天特別地（忍）受不了！

哈力（把手榴彈放到輪帶機上去）：向瑪德里轉達我們的敬禮
吧！

魏里（也作同樣的工作）：或者給中國人吃個大衛生丸！

希爾達：不要刻薄！

哈力：難道哭嗎？

爾：擊落這樣一個爆炸管子看你哭也不哭！

哈力（兇兇的將手榴彈從右手交過左手來，右手旋鈕擲彈筒）：
誰不趕快把防毒面具套上嘴和鼻子，誰就完蛋。

安尼：假如你不停止這玩意兒，我就丟下工作！你看硫磺已經
把手上的皮膚都弄黃了，這兒哈力還用瓦斯開玩笑。

（哈力繼續玩弄手榴彈，希爾達吹口哨，合拍奏地。）

哈力（驚訝地聳聳肩膀）：這是什麼？

希爾達：沒有什麼，一個歌曲。（唱）

眼聲像驕傲的鸚鵡往天上飛，

自己的靈魂跟著往上遊移……

哈力：這個調子，我聽到過別的軍調里也用過這個調子。

希爾達：你得了吧！在房屋的牆壁上畫著更好的玩意兒啊……

哈力：什麼玩意兒？

希爾達：假如特派員先生自己什麼也看不見，那我也不在乎。

哈力：每一個真正德國人底義務——揭破內部敵人罪惡的埋伏
和好計！（向希爾達）愛阿！

希爾達：在每部電車裏批評家老是騰說，胡吹——說什麼冬天和
大戰時候一樣，會只有餓殍子可吃的，你把臉轉過去——
馬上就看不做樣子了，正地底下站了這樣幾句：

“Xen! 希特勒——現在用我們的敬禮和口號，來代替
着奶油和麵包，天天只有麵糊子叫你吃一個飽！”

哈力（站到她面前）：你簡直吃盡了這些臭字眼！

希爾達（也站到他面前）：因為是我自己把牠擦掉的。

哈力：為什麼沒有馬上報告？

希爾達：報告了我的父親，工廠的特派員。

卡爾（參加）：哈力說的對，我們都應當注意。噢，我忘了那

首詩——三天之前我看到的：

哈力：快記出來！

卡爾：對，在麵包舖那裏貼着：

“物價越着往上漲；工錢往下跌。”

把褲帶子啊，縛緊一些吧！”

瑪里：在火車站貼着的標語是：

“麵包都餿了，更貴的是牛奶，

德國的人民快拿起槍砲來呀！”

哈力：閉嘴！

（靜默地大家工作）

哈力：倒不如多注意些工作和防毒的事務，誰積極地參加我們的防空小組？

彼得：我。

哈力：哼，只因為青年的希特勒黨人有這個責任。其實，像你這樣的餓鬼，也早該丟命了。

彼得：那怎麼是我的錯，我受不了這瓦斯，常常要吐。

哈力（對他）：“受不了瓦斯？”到了決定的時候，你也要說：“受不了瓦斯”嗎？當你的周圍充滿了爆炸起來的瓦斯砲彈的時候，而你的防毒面具被彈片弄碎了，當鐵尖鏢裏面的鹽素弄破你的皮膚的時候……

希爾達：停住，你看彼得已經變了樣子了！

哈力：瞎說！應當教訓他，你還是希特勒女黨人哩。

（希爾達一直走去，貼近彼得。敏捷地作彼得的工作。）

希爾達：你的面孔發青，你的肺會被瓦斯漲破的……

（彼得站不住倒下去，小瓶子跌落，打碎了，幾個青年

沒有看見破碎下的小瓶子，一齊跑到他的身邊。）

希爾達（對哈）：你原是知道彼得的！

哈力、歐斯里的把戲。

卡爾：他跌得這樣！

安尼：昨天在隔壁工房裏也跌倒了兩個。

哈力：拿水來！

希爾達（本來要跑去取水的，忽然看見打破了的瓶子。）：瓶子！瓦斯！

魏里（同樣的）：防毒面具！（停止輪帶機）

最麗：救命啊！

卡爾：（向往外跑的最麗）站住！（跳到汽筒那裏去；放汽筒信號。跑來了衝鋒隊員，衛隊和工房特派員帶著防毒面具和酸素氧氣機械及防毒管。）

特派員（指瓶，又指彼得）：打破了？多少？

哈力（戴上防毒面具，用手指頭指明）：一個。

（大家而戴上防毒面具，衝鋒隊員往地板及屋子洒水。那人物戴着防毒面具，在屋角落抓住一個桶子，裏面有液體——酸水，向打破瓶子的地方倒，把氧氣機械往彼得的牙齒裏插送；然後取下防毒面具。這個工房特派員是希爾達

的父親——吳勒。)

吳勒(看見有人咳嗽):糊塗!就在旁邊有一桶驗水;可是你們和一群猴子一樣——到處亂跑……弟兄們,給我習練習,(伏在彼得的上頭)頭低下,孩子,不要怕。(向其餘的人們)現在通通好好地吐痰!(對着了他彼得)你早安!我的老爺!

希爾達:若是你看見了,哈力是怎樣兇橫的對待他的!

葛羅:讓“特派員”嚴落地教訓我們一下子,一點亦沒有差處。

哈力:在這個時候大家都應該知道毒瓦斯。

吳勒(生氣):你知道個屁!

卡爾:你告訴告訴我們不,騙?

吳勒:防空小組每個星期上兩次課。

葛羅:這對於我們太貴了,每次都要繳會費哩!

卡爾:你說,我們關於毒瓦斯的事,實在一點也不明白。有一桶驗水在這裏,可是在需要的時候,我們却連想都沒有想到它。我一點也不明白,為什麼要把液體的驗淋到液體的瓦斯上去。瓶子裏是什麼東西?

吳勒(激動):不要提這些問題,懂得嗎?(略小聲)你是在

秘密生產部門裏工作。很大的信用，這對於我們是很大的光榮！而你問瓶子裏是什麼東西？

哈力：卡爾很笨。

奧勒：不然的話，他可受不了哩！現在我們——勞動戰線上的成員們——都是在陣線上的兵士。誰散佈那些謠言的，誰責任的，我們對付他和對付敵人一樣。這就是命令。

奧里：特派員先生。假如所有的命令都執行着，那才……

奧勒：這是作為衛隊隊員的你，所應該說的嗎？

奧里：是的，你看，比方大綱上的條文“希特勒青年團的領導者……”

卡爾：上面說：在包攬有官的生涯中的青年，每天給一罐牛奶，享受兩個星期的假期休息和職業的教育……

奧勒：引証的到很清楚。

哈力：我們的領袖研究的倒很熱心，可是運動却不參加？！

哈爾達（趕快）：一點不奇怪，“勞動戰線”的綱領，每天晚上在廣播裏可以聽到，只有大大的傻瓜才記不住它。

奧勒：得了，夠瞎吹的了！為了解決加入防空防毒小組的會費——找到了辦法。

奧里：我們看吧，特派員先生。

吳勒（猛然地轉過身來）：聽說說：“我們看吧，”老曹受吳勒說的話就是一句話。就要算數的。我想這件事你們每個人一定會高興的：

“參加華國防毒工作的會發我們用演劇的辦法弄到。”

魏里：演劇！

聶麗：我們都參加演？！

吳勒（驕傲地）：你們的老吳勒怎麼樣？

魏里：厲害，有本領！

卡爾：劇本選好了嗎？

吳勒：我吳勒是不會帶一籃空手來的。劇本叫作“空中英雄”。一九一六年我正在法國，在前線上就演過的。

（射光的信號）

魏里（宣布）：休息十五分鐘，吃早飯。

吳勒（對希爾達、聶麗、安尼）：用鹼水洗擦地板。快！男孩子們跟我來！我告訴你們演員的角色。（打算上去）

聶麗（攔住他的去路）：特派員先生，難道劇本裏面只有男角嗎？

吳勒：有一個女角：護士，她冒着子彈和炮火，跑到最前線上去。

愛麗：我來演，給我正合式！

李爾：休息！早飯，快點！

（吳勒和男青年下去。聶麗、希爾達、愛麗繞地板。但是聶麗很快丟下抹布，不引人注意地就跑上去，追上吳勒和青年男工人們去了）。

愛麗：希爾達，你想，卡羅會增加戲嗎？

希爾達：就只爲了經過演戲和同志們發生聯系。

愛麗：經過演戲，而且是軍國主義的戲？

希爾達（繼續擦地板）：傳單，標語。這些自然都是正確的道路……但是那些東西的效果我們終究不知道。就拿魏里來說吧！他和我們同過學，加入過體育的組織……

愛麗：可是現在是衝鋒隊員！

希爾達：和他面對面地談過一次沒有？

愛麗：我想知道在那裏可以談？

希爾達：你瞧——阿列克斯呢？從前是社會民主青年團的人，現在比一段木頭還要硬些。

愛麗：他昨天和我談過，說你。

希爾達：說我？

愛麗：“富心希爾達——他驕——她曾經和紅黨在一道的，圖

現在是希特勒女黨人。於今晚又往我們這邊爬。’’（希爾達不作聲）（安尼工作着走近希爾達。）你想怎麼樣，希爾達，我們已經把這兒的軍事計劃的糊塗玩意兒，我們幹得不錯了，但是我們已經到了最壞的是我們得不到一點信託。’’（希爾達嘆息。）（安尼）（在笑。）

●希爾達：我們沒有別的地方可去了，是我們自己站住腳跟的時候了。

（安尼敲着門球）

卡爾：最結實的神祕也會是不住的！

希爾達：你瘋了嗎？滾出去！

卡爾（演劇中角色）：我應該演古代下等貴族裏的一個護兵卡比烏舍克！（激烈地）別不使自己碰自己的臉呵！

希爾達（着急）：安尼，去，擦門口的地板，也正好看守一下。

（安尼提着桶子和抹布出去）

卡爾：阿列克斯也不願意參加這齣醜戲。他演一個軍官。他告訴大家說是從來沒有上過台，不能演戲。

希爾達：就不會演嗎？

卡爾：哈力鼓起眼睛望着他，說道：『有趣，阿列克斯。難道』

你從前沒有參加過同志間的晚會和戲劇的組織嗎？

希爾達：假如你現在不肯演戲，而時常問你從前加入過什麼組織？你怎麼說呢？

卡爾：（但是）假如同志們看見我在法西斯蒂的晚會上那個穿軍服的怪樣子又會怎麼好說呢？

希爾達：假如我們大家都是在軍事工廠，裝瓦斯手榴彈又怎麼呢？

卡爾：我在這裏苦惱了整整三個禮拜了……

希爾達（帶溫柔意）：得了，親愛的卡爾（迅速地撫摸他的手）晚上你來，現在走吧。

（蘇麗跑了來，用拳頭打彼得。跟着，其餘的人笑着跑來。

。。）

蘇麗：老是對我們喊：“孩子們，聽吧！”老是叫：“孩子們，明白了嗎？”（把他帶到通風器那邊去）我把你丟到通風機裏面看你像燕子似的上天去。

（魏里、彼得、抓她的頸。把她翻過來！）

蘇麗（拳打彼得）：戲裏面十個角色，都是男的，只給我們擺任一個腳色，彷彿你們真的比我們能幹些。（拳打魏里）

魏里：走開。我不惹你……

蘇麗：哼，也好，就給我男角演吧，假如沒有女角。

哈力（走攔路）：原來人，彼得。難道對付不了這麼一個洋田田？

蘇麗：『洋田田』？（向哈力）

哈力（抓住她，舉起來）：『上高山上去，哪裏風吼着！』

蘇麗（掙扎）：放了我，放了我！

哈力：厲害，勇敢的女孩子！（放下她，往右邊去）

魏里（對彼得）：弄好第一節的時候，倒不如在每分鐘自由的時間練習身體！每分鐘自由的時間！（躺下去，作全身伏下一起一伏的動作）怎麼樣！

彼得：我只能作三次，多了就不行（躺下去，一起一伏作了兩次，衰弱地倒下了。）

魏里：起來！（給他自己的肌肉）於今這個玩意是最重要。

。（給他一塊麵包）這玩意也重要。

彼得（盡力掙起來）：謝謝！（吞下麵包）

魏里：你每天帶幾塊麵包來吃？

彼得：一塊。家裏有四口人吃哩！

魏里：每天早上你可以在這裏領。

彼得：謝過。

葛麗：哈！說，似乎我不夠高大。難道所有當護士的都要那麼高大的嗎？

卡爾：不明白，沒有和她們來往過。

葛麗：親兄弟才該互相幫忙……

魏里（插入）：卡爾和葛麗，也值得就仇！不曉得，組織一點體育運動，比上那些運動比賽不好些嗎？

葛麗：你對吳勒去說吧！

魏里：什麼說的。我們來到這條隊員這方面來是爲什麼的？是爲了結束那些吹牛王的，官僚主義者的不要臉的指揮。我們要一個黨，它會用鐵拳打，而不是用議會式的辯論。假如這些人也開始吹起來，演起戲來……那時候……

卡爾：那時候怎麼樣？

魏里（表現地）：那時候我們對他們說我們德國人的“不”！
（青年們成羣地往一邊去，坐下。彼得掉下來一張紙，趕快輪到地上去。作柔軟體操。吳尼和希爾迷進來）

希爾迷（對阿）：阿列克斯，演戲怎麼樣的？

阿列克斯：你的老子給我們說了角色。

希爾迷：你參加嗎？

阿列克斯：也許。

——劇——